

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1) ◆ 鹿松林

老子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向读者推荐全国第一部描写落马贪官狱中改造和生活的纪实小说——《狱火——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一书，作者鹿松林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海南电视台台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是“狱火”中人。他说，自己描写这些职务犯们狱中的心灵拷问、人生的扭曲、狱火中的挣扎，以及他们家庭和亲属因他们而遇到的种种遭遇，目的是想告诉世人：为官必自律，戒贪心，戒妄念，慎始如终。

此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你以为还是市委书记？

值班民警清点完每个监舍的犯人人数的，“哗啦啦”地拉上铁门，“咔嚓”地把巨大的铁锁一锁，又用手把铁闸门使劲地摇晃了几下才离去。别小看民警每天这时候这个千篇一律的动作，更别小看每天这道铁闸门“哗啦啦”的动静，这对里面的职务犯来说，确是一种一天一次的心灵敲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你能怨恨恨人吗？职务犯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每每睡觉前听到这个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条件反射式地紧缩一下，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徐文涛第一次听到铁闸门的动静，加上刚才又受到民警的严厉训斥，他躺在床上像被雷击一样，脑子一片空白。我，我一下子变成这样啦！徐文涛在内心无奈地、绝望地呐喊着，任泪水奔涌着流出眼角。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一阵阵痛。躺在徐文涛对面铺的张余一反常态，他慢慢坐起

来，夸张地叹了一口气：“这警官也太大刀见红了。你以为自己还是市委书记吗？”“呵呵。”张余睡的是上床，下床的犯人发出笑声。张余用手指把床板敲响了：“笑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告诉你，这是监狱，你是罪犯！竖起耳朵听着，是龙你盘着，是虎你卧着！你真以为你还是市委书记？啊呸！”张余这番话儿是每个罪犯在入监训练队上课的第一节内容。

“张余，从点名前你就嘲弄我，你想干嘛？”睡在对面下铺的徐文涛有些急了。“我嘲弄你？不是吗？当年你在全市大会上怎么讲的？”张余在上床坐起来，朝着对面下床的徐文涛比画着。

当年张余案发时，在纪检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徐文涛义愤填膺地拍着桌子。他对全市纪检干部说，张余这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大家什么，他告诉我们每位领导干部，手莫伸，伸手必抓。我痛恨他们这些党内的蛀虫。市纪委把对张余采取双规的文件报给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拿起笔就签！当时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九点三十分。我还想，这时的张局长是在办公室还是没有在家呢？张余这条蛀虫，他可能没想到，截止这个时间他被组织刷卡了，是我代表大家、代表人民把他刷卡了。刷卡，大家懂吗？就像我们在商场买东西时，把卡在刷卡机上这么一刷，就没了！同志们，我这个市委书记不是武断，是这个腐败分子铁证如山哪！

“我的市委书记，我是蛀虫您是什么？您现在九点三十分不再刷别人的卡了吧，还不是和我这个腐败分子一样，你摆肥皂盒，我摆毛巾。”张余低声一字一咬牙地宣泄着。“你？”徐文涛被顶得无话可说，黑暗

中他臊得脸通红。“别说了，睡觉！”坐在床上抽烟的宋树青低声喝道。“别介，宋哥，徐书记来了，你不是有话要问他吗？”张余看来要拉上宋树青。全监舍的人知道宋树青要问徐文涛什么，都立着耳朵听着。这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狱中趣事。张余看宋树青只顾闷头吸烟，不接自己的话，就自告奋勇起来：“好，你不好说，我替你说。”

两年前，徐文涛带领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到职务犯监区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职务犯监区本身又是全省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徐文涛带领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首先是在大教室听了监狱安排的三名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法。接着又来到职务犯监区劳动车间参观。当走到正在贴纸盒的原省工商局局长宋树青面前。徐文涛书记站住了。他指着宋树青对随同参加警示教育的领导干部们说：“大家好好看，这就是当年的工商局局长，他因腐败进监狱，现在变成了一条死狗，痛心啊。当年这可是省后备干部，痛心啊！”后来，徐文涛也因贪腐出事了，受贿加上来源不明款达三千多万，判了个死缓。

张余的表演，让整个监舍的犯人笑声大了。宋树青把烟掐灭在床下烟盒里。他低声喝道：“妈的，别笑了，睡！”他拉起被子躺下了。武警的电筒在窗户外晃着。张余躺在床上瞪大眼睛，一副满足感。宋树青也瞪着眼睛，脸色冷得像一块铁。徐文涛躺在床上又恼又羞，瞪着眼睛，大气不敢出，身子不敢翻宋树青看着上铺床板，他不是不想也奚落徐文涛，他是动了侧隐之心，每个从官场上翻下来的人，刚入监这天晚上的心境都一样。第二天一早，职务犯监

区犯人在监区门口报数。他们是按劳动改造项目进行排队报数。值班民警站在队列旁边监看门口值星在统计各队列人数。一会儿值星向值班民警报告总数核对无误。宋树青和徐文涛站在队列旁边，徐文涛手里拿着扫把，宋树青拿着一把垃圾铲。他们旁边是一辆装垃圾的小车。劳动改造的队列听到值班民警口令后，向右转开始向车间走去。两名值班民警带着队列不时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另一名值班民警站在院子里，看着宋树青他们打扫院子卫生。宋树青让徐文涛推着垃圾车，自己拿着扫把清理监狱大院的垃圾，两人一句话不说。宋树青用手捻着垃圾，把垃圾往车上放。徐文涛想和宋树青说话，看宋树青一脸冷漠，张口又止。“宋局。”徐文涛还是憋不住，但是见宋树青不应声，他连续喊了几声。“往日的宋局已死去，新生的宋树青扑面而来。”宋树青总算开口了。他一边扫着地面，一边一字一板地说，不看徐文涛一眼。“老宋，这五六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徐文涛一副关切的样子。“怎么过？你不是看到了，做该做的事，慢慢过。”“我看你已经是变态？”徐文涛声音高了起来。徐文涛的声音惊动了院子里的值班民警。民警大声问宋树青发生什么事了？宋树青连忙让徐文涛站好了，连叮了两声“别动、别动”，自己走到民警三米处报告，他正按照魏东监区长的交代，协助民警对新犯文涛实行互相帮教。

帮教是犯人互监组的一项任务。民警看了看不远处的徐文涛，叫宋树青用心点，把这个新来的犯人行为好规范规范。宋树青说声“明白”，转身向徐文涛走去。徐文涛有些发毛，他问走近自己的宋树青，警察

对你说什么？“你怕了？”宋树青冷冷地回了一声。徐文涛一愣：“我怕什么警察呀？”宋树青用眼角扫了徐文涛一眼，说：“那是警察，那是国家执法者！你不怕？噢，对了，你是怕纪检！听说进去第一周，你就尿了两次裤子啊，嘿，他们也没有给你点正厅级待遇？啊？”徐文涛最怕哪壶水不开，宋树青偏提哪壶水。他脸上有些挂不住。宋树青不理睬徐文涛的表情：“来吧！”“干什么？”“警察让我帮助你补上课。”“补课？补什么课？”徐文涛有些发懵。宋树青的脸几乎碰到徐文涛的鼻子尖：“补什么课？补你的身份意识课，补你的行为规范课。站好，听我的口令！”宋树青往后退了两步，喊道：“罪犯徐文涛，罪犯徐文涛。”徐文涛更懵了。宋树青问徐文涛为什么不回答？他告诉徐文涛听到叫他的名字，必须立正喊“到”，这是应该遵守的第一点，这是表示自己懂得身份的最基本意识。宋树青问徐文涛听明白了没有，让他跟自己再来一遍。徐文涛盯着宋树青一声不吭。“罪犯徐文涛，你为什么不答到？”宋树青铁青着脸问。“你在捉弄我，在报复我！”徐文涛一脸怒色地回答。“你说什么？我怎么报复你？”“你这就是在折磨我，什么罪犯罪犯，徐文涛就是徐文涛！”“罪犯徐文涛，你听着，这样叫你，是让你从现在明白，你是一名罪犯，是人民的罪犯，懂吗？”“我是人民的罪犯？你也是，你们都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叫我！你宋树青，不是也利用职权为自己办事收取别人钱财吗，难道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徐文涛手指冲着宋树青乱点起来。宋树青一下子被他呛住了。他看着脖子爆起青筋的徐文涛，听着他翻着自己的往事，心底里不由得涌起一股火，真想出手把徐文涛打个满脸花……

援疆日记

闵师林



2011年4月30日 周六 泽普 叶城 喀什

今天果然开晴了，雨真不简单。它是透明之躯，裹挟着尘土，一起坠落，由此换来今天的阳光，舍生为义的精神呀！

上午奔赴叶城，察看了一个农民安居点。上次也来过，正在施工，现在竣工并已有农民入住。每幢约200平方米的二楼住宅，上海好多人还住不上呢。在乡领导的陪同下，走访一位农户，大约40来岁的妇人，还有点羞羞答答，眼睛不敢正视我。见我们要和她聊聊，她还立即换了一条新头巾。电视台的摄影机也在，她也许因此更拘谨。乡领导解释说，她的丈夫故世多年，她不太见人，有点不好意思。在乡领导的翻译下，盘腿坐在地毯上，与她交谈了一会儿。三个孩子，两个已经务工，这次建房，孩子贴了不少钱，她借贷了4.5万，大约二到三年可以归还。我说这么宽敞明亮的住宅，好多人羡慕呀。她笑了。

又与另一位带着一个丁点大的小孩的妇人一聊。这位年轻些的妇人挺会说，也不拘谨。聊得挺顺畅。自然也是乡领导翻译的。她与丈夫及孩子三人。父母贴了他们一些钱，丈夫是电焊工，一个月也有约两千元收入，负担就轻些。

叶城维吾尔医医院工地现场办公。代建、施工单位都在。还邀请了所在乡的党委书记、派出所所长和维吾尔医医院的女书记。对近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工程的进度、计划安排和正开展的内业工作等都有一定成效。同时对投资控制、计划进度、安全质量、内业管理、党建党建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个项目的要争取得天山奖、白玉兰奖，需从基础抓起，从严管理。又安排给施工人员赠送慰问品，毛巾、肥皂等，都是四川民工，女劳工不少。施工单位上海市政二公司自带了一些竹笋、咸鱼和大虾米过来，拿了点过来，在工地举着啤酒杯碰杯。东视的记者正在拍纪录片，这一路也跟着，拍了不少片。

下午五时返程，八点半左右到了地委招

待所，才想到明天是“五一”，今天是4月30日了，晚上忘了安排和指挥部同志一聚了。

2011年6月3日 周五 喀什

上午接到毛佳樑同志来电。他已在伊犁，准备6月6日到喀，规划联合团队部分人员也在，建议到喀后向指挥部汇报一下工作。我赞成，嘱工程组做好方案。毛局长一行已来喀什两次，这次是第三次了。他们都已过六十的人了，夏丽卿是过70岁了。但不辞辛劳，深入喀什四县调研，实不容易。我一天下来都很累，他们这把年纪了，精神难能可贵！

昨天在地委大院快走健身时，看见两个男子用竹竿拍打院中的果树。一个怀孕的女子在捡拾。走过去细瞧，问他们这是什么树。他们说杏树，还硬让我品尝一下杏果。我拿了一只，是青杏。前几天尝过，有酸有甜。熟透的话，就很甜了。但这孕妇也许正合口味。

他们捧了不少青杏。很有收获呀。

晚上八点，余秋雨夫妇坐指挥部的面包车从莎车返回。在地委干部住宅下车，我与陈忠等迎候，握手。余秋雨随和、亲切，没有大师架子，直呼我“师林”，我陪同到了陈老家。陈总尚未赶到，我们先聊天，也聊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后来余秋雨为一大叠书签，我随口让他为我儿子签名，他一口应承，让我写下名字，是在我拿来的他的著作上。他给我的题词是：“师林兄雅正”。很谦逊。陈总到后，大家吃饭一聊。我说余秋雨对他。他善谈，又随性，其间也说几句幽默话。说话有一种文化，照顾主要人员的情绪。场面轻松，又有文化氛围。他谈了喀什文化，从自然景观谈起，重点概述它的雄伟；还有旅游线路的选择，等等，颇有见地。还当即与凤凰卫视总裁通电，为援疆事情做些安排。他有激情，又温文尔雅，是一个可亲近之人。他大师范范有就近平易近人和言谈举止中显现。不仗势，不跋扈，更不横眉冷对天下。他说自己是余姚人。我想江南大才子应该是这样的风格。马兰也很爽气，活泼。与余秋雨很亲密，没有矫揉造作。她叫余秋雨一声：“兄弟，这事三年干不完。”让我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密。(10)

20. 举手敲响了蔡指导的门

1994年11月16日，在法国尼姆举行的第3届世界杯男子团体赛上，刘国梁第一个上场迎战卡尔松。一上场，刘国梁就牢牢抓住对方的弱点，利用多变的发球抢攻和侧身抢攻，先发制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2:0为中国队开了好头。接下来在第四盘，刘国梁又与佩尔森对垒。决胜局，刘国梁在8:11落后的劣势下，临危不惧，抓住战机，连得六分，最终以七胜一负的出色表现被大会评为最佳运动员。

尽管此时的刘国梁已让教练和队友刮目相看，但他未有丝毫松懈。他在用更高的目标激励自己，以更加刻苦与勤奋的状态等待着打翻身仗的日子——第43届世乒赛。在这样的翘首期盼中，自己却被决策班子忍痛割爱了，他能经得住这个打击吗？如果想不通会不会又重蹈第42届世乒赛的覆辙呢？刘国梁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看见尹指导进来时的表情就已感到不妙。尹指导开口了：“国梁，蔡指导让我跟你打个招呼，这次决赛出于全盘考虑，你就上不了，小辉也不上了！”

尹霄还没说完，就看见刘国梁脸上现出了失望和不解的神色。刘国梁迫不及待地说了：“为了打这场球，我整整准备了四年！从我和孔令辉刚调到一队不久，蔡指导就说：‘中国队翻身仗就指望你们了！’这句话给我们多大动力啊，我一天也没忘记过！相信小辉也没忘记过！”言外之意很清透，我们能冲锋陷阵了，却不用我们了，这是为什么？

尹霄当然清楚，孔令辉由于打法原因不会反应这么强烈。而国梁却早已认为自己是打瑞典的重要人选。尹霄此时心里也很为国梁惋惜和遗憾，但他必须掩饰自己的心情，帮刘国梁走出落选后的阴影。他开导说：“决策班子也是反复讨论斟酌，很慎重。不用我说你也明白，这仗必须打赢！这是全局利益，任何个人都得服从大局，服从集体。你很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现在要调整好心态，准备好单项比赛。你应该是真正的强者。”

“是强者为什么不让我打团体？”刘国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尹指导心里并

不比自己轻松。再说“决策班子”人多着哪，还有徐主任、李局长两位领导，还有一些老教练，还有男队教练班子，尹指导就是想让我上他也扭转不了大局……

刘国梁是太想打这场球了，而且可以说他从没想过跟瑞典决赛会落下自己。除去马文革、王涛这两员大将，剩下的队员最多能和瑞典人打成平手，而自己跟瑞典队的战绩是全胜，老瓦、佩尔森、卡尔松全赢过，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也该让我上！再说我想上也不全是为了自己考虑，咱们打瑞典还不占上风，去拼他们，用我胜率高一些！刘国梁想到这里实在憋不住了，忍不住就朝尹指导嘟囔了一句：“说我跟小辉都不上，这不是安慰我吗？小辉本来就肯定不上，他打瑞典人一局都没赢过！”说到这里国梁也觉得车轱辘有点发过了，扯人家小辉干什么？随即他极力用平静的语态问道：“这是什么时间决定的？”“昨天晚上。”

刘国梁又来火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在尹指导面前就像孩子对父亲，不高兴时会耍脾气，尹指导也不会怪罪与计较。“上丁松更有利啊！”尹指导说这句话自己的底气也不甚足。“别人都跟瑞典人输过球，我在半年前打世乒赛团体赛，决赛中一人拿回两分。我已经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总不相信我也不行啊！”尹指导为了让他死心，就说：“待会儿全队开会就宣布了。”不料刘国梁站起来就冲出了门。尹霄追到门口，见国梁匆匆向616房间走去。他知道国梁是去找蔡指导了。他已来不及阻止，后来一想，去说也好，蔡指导跟他说透了，他就会想通。

刘国梁跑到蔡指导门前，犹豫了一下，他内心深处还是挺怕蔡指导，尽管他也知道蔡指导挺喜欢自己，重视自己，有时还有点欣赏自己。说不说呢？他知道蔡指导从开赛以来，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有时半夜醒来还要看技术录像。蔡指导太累了。不说吧，又不甘心。说！怕什么？又不是干坏事。蔡指导不是一再强调叫我打球有“突击”精神吗？我“突击”一下说不定能让他们重新考虑，也许能柳暗花明呢！对！“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一想起容国团那句豪迈的名言，他心里顿生勇气，就举手敲响了蔡指导的门。

乒乓中国梦



李玲修 王鼎华 走进蔡振华团队